

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艺术价值

The Features and Artistic Values of the Liao Dynasty Mausoleum Murals in Fuxin 文 / 何晓东

辽代阜新地区各族人民以聪明才智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，留下了特色鲜明的文化遗产。辽代绘画艺术就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。从辽代契丹绘画内容上看，真实地再现了契丹游牧民族的生产与生活习俗；从艺术上看，辽代绘画技艺精湛，艺术高超，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，但遗憾的是传世作品较少。在阜新地区发掘的辽代墓葬遗址中，发现了大量的辽代墓室壁画，这为研究辽代契丹族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辽墓壁画是辽代历史上经济、政治、文化、生活习俗的反映，同时，也为当今人们研究辽代社会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佐证。本文就阜新地区辽代墓葬壁画的特点与艺术价值，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。

一、阜新地区发现的辽墓壁画

阜新发现了大量的辽代墓葬，从挖掘的各个时期的墓葬来看，在墓室建造过程中，除在墓的方位选择、结构、用料上精心设计外，更喜欢制作壁画。尤其是契丹贵族，企图把阳间的一切带到阴间，永远保持生前的显赫地位与享乐的生活。其辽墓壁画有：

1. 西山村辽墓壁画。清河门区西山村辽墓，1949年发掘，其中在第二号墓发现墓室壁画。壁画分三部分：墓门前左右壁上有石灰壁画，右侧石灰不存，左侧近门部分有一骑士画像，高约1.2米，上部保存不好，画廊呈红色，马腹鞍鞯，清晰可见。隧室拱门内壁画石灰壁画面有墨廊设色牡丹花，面积有2平方上下。床前壁嵌雕边砖六方，各有画墨廊设色牡丹花一枝。

2. 黄家沟辽墓壁画。该墓位于阜新市细河区四合镇，1998年6月发现并发掘。墓为八角形、穹庐顶，砖石结构、单室墓，由墓道、墓门、墓室组成。墓室内壁八面均绘有壁画，总面积4平方米，大多壁画画面遭破坏。壁画绘有人物、花草、器物。按墓室内部结构划分：墓门左侧东南壁绘有一长颈，喇叭口，鼓腹罐，高约36厘米。东壁绘有戴着头饰的两个契丹女人，一女髡发，双手合十站立，高38厘米；一女作跳舞姿势，高45厘米。东北壁绘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一大碗和一小碗，桌旁边一幅绘有一枕。南壁为一契丹装男人，手拿一骨朵，高44厘米。

其余面壁均绘有牡丹花枝图及荷花图，均为墨线勾勒。

3. 平顶山辽墓壁画。该墓位于阜蒙县大板镇腰街门村，1999年10月发掘。墓为砖筑结构，由墓道、甬道、墓门、耳室、主室组成。墓室内绘有壁画。因早期被盗，壁画大部分脱落。残留壁画有：前室前部右侧绘三名契丹男侍。一人身着红色圆领、窄袖长袍；一人着白色圆领，窄袖长袍，二人髡发，蓄短胡须，手中各持一柄旗杆，头顶上方为飘动的牛尾帜旗。第三人侧身面向上述两人，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，髡发，双目下视，双手呈握拳状，腰系红色带，腰间背一箭囊，内置雕翎箭若干。前室后部左侧绘有三人。其中一人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，腰系红色带，双手持一宝剑握于胸前，剑穗缠绕在剑鞘上，髡发，短胡须。另一人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，腰系白色带，左手擎一灰色海冬青，右手辅之。第三人身着白色圆领紧袖长袍，腰系红色带，左手也擎一白色海东青。

前室后部右侧绘三人。一人身着白色圆领窄袖长袍，腰系带。双手持一宝剑于右侧胸前，剑穗缠绕于宝剑之上，迎风飞舞，髡发，短胡须。另一人身着红色圆领窄袖长袍，腰系带，双手握一骨朵于胸前右侧，髡发，短胡须。第三人身着白色圆领长袍，双手似持一物，髡发。

4. 平安地辽墓壁画。阜蒙县平安地一号辽墓有巨幅壁画出土：

左耳室壁画绘有二人：一人为契丹男性，髡发，短胡须，身着圆领紧袖长袍，腰系带，足蹬黑色短靴，双目专注恭敬。另一人为汉人装束男性，位于契丹人前，略俯首侧身，面向墓门，头戴幞帽，身着青绿色圆领窄袖长袍，腰系褐色带，足蹬白靴，双手交握，似在恭请迎候主人。右耳室壁画绘有二人，一为契丹男侍；另一人为汉人装束的男性。

墓道东壁：中心一组绘有二人一马，皆汉人装束，头戴幞帽，身着圆领紧袖长袍，腰系带，正合力拦截一匹烈马。其中一人短胡须，足蹬草靴，右手持一棍，左手拦住马头。另一人双手紧握马缰，正用力勒住马头。该马一蹄前伸，位于二人之间，似在狂奔状态中。马头倔强地转向左侧一人，奋力嘶鸣，挣脱。

墓道西壁绘有二人：一为童子，另一人为契丹男性，画面残缺不全。童子身着短袍，腰系带，左手似持一棍，左肩背着一袋，面向左侧的契丹人立于其前，似乎正在与之交谈。契丹人身着圆领紧袖短袍，足蹬靴，双臂似交叉于胸前，其余部分脱落。

墓门彩绘：拱形门顶部左上角绘有两只振翅飞翔的彩色凤凰，相互对应。中间有一烈焰腾腾的火珠。间饰以如意云纹及牡丹花纹。门拱两侧满绘缠连繁复的牡丹花纹，均为墨线勾勒后填彩色，画法精细、工稳，装饰性强。

门楣中心两侧等距离内各有一方形出榻，榻面为墨线勾描的菱花形，中间填以红色。其余部分为墨线勾勒的繁复细密的牡丹花纹，均不施色。

5. 关山萧和家族墓壁画。2001年4~11月，在阜蒙县关山种畜场发掘了辽代中晚期最显赫的萧和家族墓地。这次发掘的最大收获就是辽代壁画。发掘了8座墓，除M6墓外，都有壁画。或在墓道、或在墓门和门洞两侧。从内容上看，既有常见的出行、归来图，也有对弈、仙鹤和原始巫术等较少见和奇特的内容，人物身份有官吏、奴仆，还有和尚、道士和巫师，反映了辽代风俗礼仪和宗教观念。从绘图技法上看，现有不敷彩，只用墨线勾勒的简洁古朴的风格，也有用工笔精绘，再敷彩着色的精美之作，充分表现了辽代画师的高超技艺。

其中M4萧和墓最为宏大壮观，壁画保存最为完好。此墓墓道长13米，墓门高4米。墓门两侧的门神壁画高达4.8米，高大威武的门神，身着盔甲，一手紧握一巨大骨朵，浓眉倒竖，怒目圆睁。

墓道左侧壁画是一幅完整的契丹人游牧迁徙图。画中“奚车”华丽无比，长辕、粗辐、前辕用红色三足架支撑。构图巧思严整。高大突出的红色车轮，显示了车主人的雍容华贵，车前及左侧有数匹骏马，仰首飞蹄，表现出车主人的潇洒俊逸，马前后跟随众多的契丹男子，皆髡发，穿着红色、绿色长袍，腰系彩带，脚蹬黑靴。周围氤氲腾升，祥云缭绕，表现出契丹人迁徙奔走的生活景象。

墓道右侧壁画，画的是数位汉官形象，身穿黑色为主的宽大朝服，头戴幞头帽，服饰与唐宋官服相似，有的手执刀剑，有的则手持骨朵，均面露笑容，神态祥和。

关山辽墓壁画丰富多彩，为研究辽代传统风俗、宗教信仰、礼仪制度以及绘画艺术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

6. 马家辽墓壁画。马家壁画墓葬群，位于彰武县平安乡马家村西。其中二号墓于1993年10月发掘清理。此墓虽经严重破坏，但还保存着许多壁画，即在墓壁砖面上尚见有朱、墨、黄、绿等颜色绘成的壁画残段，穹隆顶彩绘祥云等图案。

墓门外上方额墙正面,为“楼阁图”,此图可惜大部分被毁,仅存四分之一。墓门壁画为“人物图”二幅分别绘于墓道底部近墓门壁处,以白灰底,墨线起稿,再以色彩平涂而成。东(左)壁人物,赤面,髡发,左颊下一绺黑发斜披肩上;身着朱色长袍,足下部分不清,腰系白色素带;微侧头注视墓外;袖手,双手拇指相峙置于袖外,壁画人物身高1.7米,为一契丹男性。西(右)壁人物、面涂朱,戴幞头,身着淡青色长袍,腰系朱带,足着靴,头稍右侧,目视墓前方;袖手,左手拇指置于左袖口上,人物身高1.9米,从服饰上看,为辽代汉人形象。

此外,还有辽许王壁画墓,萧图古辞家族墓壁画烧锅营子萧墓壁画,木头沟辽代石板壁画墓。墓葬位于彰武县城东北部后新秋镇永安村木头沟屯。此墓为石板砌筑,石板上全绘壁画,辽代石板壁画墓,在彰武县首次发现,颇为重要。此墓年代为辽代晚期。程沟辽墓壁画。彰武县满堂红乡蘑菇沟村程沟屯辽墓,1974年发现,1996年10月发掘的,此墓为小型单室葬,系夫妻合葬墓。由墓道、墓门、甬道和墓室组成。墓室砖床周围有脱落的壁画,脱落残片壁画清晰可见,用蓝、红、绿等颜色彩绘牡丹花卉图案。

二、阜新辽墓壁画的特点与艺术价值

中国古代绘图艺术十分丰富,但绘图似乎有一条规律,即绘图往往是从人物画发展起来的,辽代绘图也不例外。但由于生活环境的关系及契丹民族的艺术思想方面原因,辽代山水画创造一直未能发展起来。辽代绘画受唐、五代、宋的潜移默化的影响,但同时也保留契丹游牧民族生产、生活及风俗习惯的特点,形成以描绘契丹人物、描写北方草原游牧生活为主的流派——草原画派,其中以胡环为代表,在中华民族绘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从现已发现的辽墓壁画分析,阜新辽墓壁画主要有以下特点:

1.从墓葬与壁画的关系来看,阜新发现的大量辽代墓葬是辽代早期的墓葬不见的,辽代中期以后开始有壁画,所见的壁画墓大都是辽代中晚期的。如辽许王壁画、黄家沟辽墓壁画、关山辽墓壁画、马家辽墓壁画、程沟辽墓壁画、木头沟辽墓壁画等。

2.从壁画与墓主人的关系看,所发现的壁画墓基本上都是契丹贵族的墓葬。主要是皇族耶律氏和外戚萧氏贵族的家族墓。如腰衙门村耶律氏家族墓,辽许王耶律翰特刺墓等,外戚萧氏有关山萧和家族壁画墓等。契丹贵族在辽代社会地位显赫,他们生前享受荣华富贵,幻想死后在冥冥之世中也像生前一样生活。

3.从阜新辽墓壁画的载体看,壁画主要在墓道两侧的墙壁上,如关山辽墓壁画等;墓室内壁耳室也绘有壁画,如黄家沟辽墓壁画;壁室砖床前、床周围绘有壁画(画像砖),如程沟辽墓壁画等;有的是在墓门、墓的门楣绘有壁画,如平安地辽墓壁画;有的是在墓的穹隆顶上彩绘祥云等图案,如马家辽墓壁画;有的壁画就绘在砌墓的石板上(画石像),如彰武县木头沟辽代石板壁画墓。可见,由于墓室的结构不同,构筑材料的不同,墓葬壁画的载体也是不同的。

4.从阜新辽代墓葬壁画的题材与内容来看,题材新颖独特,开创了北方游牧民族生产、生活、风情习俗绘画的新题材,反映出辽墓壁画的内容十分丰富。人物画是辽墓壁画的主要题材,仅指单人像,有的虽画有两人对称侍立,但相互间无情节牵连,也无环境衬托,有侍卫、奴仆、侍婢等人物及门神。人物图系指画面上有一人以上,多至数十人、百人、千人,表现在一定环境内墓主生前富贵生活的一定情节,或契丹人集体出行、围猎、归来、宴饮、伎乐等题材。在壁画的人物像中有契丹骑士、契丹男子、契丹妇女、汉人男性、童子、官吏、奴仆等身份不同的人物;还有宗教人物,如萨满教巫师、和尚、道士,可谓各有千秋,栩栩如生,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辽代社会各种不同人物的特点与风貌。

阜新辽墓壁画涉及到的动物主要有:“鹰”,辽代叫“海东青”,是契丹人狩猎的工具,最著名的是产生于女真东部地区的“海东青”,被取至辽皇都后,由“鹰坊”专职人员训养调教,以备皇帝狩猎之用,其特善擒天鹅,见于平顶山辽墓壁画。“仙鹤”,象征长寿不衰,益寿延年,见于关山辽墓壁画。“马”,是契丹人最喜爱的牲畜,也是契丹人最主要的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。因此,在辽墓壁画中多见骏马图像,关山辽墓壁画有数匹马仰首飞蹄的场面。

阜新辽墓壁画上的器物像主要有:契丹鞍、鼓腹罐、铁骨朵、木棍、袋囊、宝剑、奚车。“奚车”,见于关山辽墓壁画,华丽无比,长辕,粗辐,前辕用红色三足架支撑,构图巧思严整,高大突出的红色车轮,显示出车主人生的雍容华贵。

此外,阜新辽墓壁画也有以花草树木为题材的,多见牡丹花、荷花。其中牡丹花是契丹贵族墓葬绘画的一大特色。还有以祥云、如意云纹、楼阁、对弈为题材的墓葬壁画。

从阜新辽墓壁画题材与内容上看,即有受中原唐、五代、宋绘画影响痕迹,表明了辽代绘画与唐、五代、宋朝绘画有着继承关系,如云龙图、凤凰图、门神图等等,就是直接吸收了中原地区贵族墓壁画的题材;墓葬画中的侍卫、奴仆、出行图等等,基本按照原有内容,而加以契丹化,有些内容改成了符合契丹社会实际情况的画面,丰富和发展了辽墓壁画的内容。

5.从辽代绘画的艺术风格来看,阜新辽墓壁画充分汲取了中原地区绘画艺术的风格。如绘画造型准确,色彩淡雅,用笔流畅飞动,“重设色者鲜明柔利,淡设色者以墨为主”,同时,又保留了契丹民族独特的艺术风格,绘画技法上,既有不敷彩,只用黑线色勒的简洁古朴的风格,又有工笔精绘,再敷彩着色的精美之作,充分表现了辽代画师的高超的艺术水平。阜新辽墓壁画注重写实性,反映契丹民族的生活,如关山辽墓壁画所描绘的就是契丹贵族游牧迁徙的生活场景;人物画以鞍马居多,骑士画像潇洒俊逸;花鸟画则带有浓郁的装饰趣味,多对称构图,如平安地辽墓壁画,在墓门门拱的彩绘部分,左上角和右上角有两只凤凰相互呼应,振翅欲飞。门拱两侧均为墨线勾勒的牡丹花纹,工整、对称,装饰性极强,表现了辽代绘画的独到的技法。

阜新辽墓壁画价值十分珍贵。阜新地区发现大量的辽墓壁画,不仅丰富了辽代绘画的内容,弥补辽代绘画发现不多的缺憾,而且还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、文化价值、艺术价值。大量壁画不仅仅反映当时绘画艺术所达到的高度,而且还从中再现了人们的生活场景,为研究辽代社会的生产、生活、文化、宗教、习俗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注释:

李文信《清河门西山村辽墓发掘报告》阜新辽金史研究(第一辑)香港飞天出版社1992

郭天刚等《阜新黄家沟辽墓》阜新辽金史研究(第四辑)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

梁姝丹《从阜新辽墓看辽代绘画的艺术风格特点》辽金史研究2005

华玉冰、万雄飞《阜新辽代萧和家族墓地发掘出精美壁画及墓志》中国文物报2002.5

张春雨、刘俊玉、孙杰著《彰武县文物志》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

欧阳宾《辽许王墓清理简报》阜新辽金史研究(第一辑)香港飞天出版社1992

杨仁恺《中国书画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